

往事钩沉——春潮

## 大家帮我盖房子



我是一名老太原，70余年的生涯里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那年大家帮我盖房子的场面。

1973年，我已是一名学徒期满的青年工人，也找到了意中人，举办婚礼自然而然就提上了我家的议事日程。但是在物质缺乏的时代，怎么举办婚礼可就愁坏了一家人。经过亲朋好友三番五次的商量，决定为我举办一场名副其实的众筹婚礼，别说当时用的锅碗瓢盆等物件是左邻右舍你一件我一件凑在一起的，就连婚房也是借的。

举行婚礼的婚房是老同学借给我的，可是一个月后，同学也要结婚，于是我和爱人就开始过上了漂泊的日子，那时还没有租房子一说，就是在亲朋好友家借住，这儿住几天，那儿住几天。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好在当时我们家住的院子较大，盖一间八九平方米的简易房还是可以的，于是全家决定自力更生在院中盖一间房子。地方有

了，那么盖房子的材料从何而来呢？又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，当年处在计划经济时期，别说是没钱，就是有钱也难买回来一砖一瓦。我们先从准备盖房材料做起，买不到砖，就用土坯盖，而土就在院子里就地取材，挖土挖下的坑，盖完房后的废料正好可以将坑填满。从此全家进入了脱土坯的日子，不单是父母亲、我和妻子一有时间就去脱土坯。就这样，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作，土坯准备得差不多了。与此同时，父亲还四处托人打听，从二十多里外的郊外找到了十余根可当椽子的枯死小树，我就和父亲拉上小平车，用了一天的时间拉回来。

到了房子动工那天，一声招呼，同一车间的十多个青年工友们，齐刷刷地来到我家，在父亲一个稍有建房经验的朋友指挥下，大概分了一下工，小伙子们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和泥的、搬砖的，干劲十足，渴了就喝口老奶奶熬下的绿豆水，累了就歇会儿，间或也会有人抽支烟，但是大家配合默契，没有一个人掉链子，那个热闹的场面让我至今也忘不了。

中午时分，母亲和我媳妇给大家做了一锅大烩菜，蒸好的馒头管饱吃，大家边吃边聊，顺便也把下午需要干的活进行了安排。真是人多力量大，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，天黑之前，一间土坯简易房初具规模。之后，往墙内外抹灰、擦房顶、打顶棚等活，都由我和父亲、姐夫等家人抽时间自己来干，一个多月之后，一座自建房基本完工，结束了我们的流浪生涯。

童年记忆

## 借两滴墨水

帮外孙收拾文具，蓦然发现他已经使用钢笔写作业了。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儿时的钢笔往事。

儿时，我总能看到有穿中山装的人会在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文化人的“标签”。有一次，我看见邻院叔叔在家拧开笔杆，把笔尖蘸入一个小水瓶里，捏两下笔杆里面的一个软乎乎的胶皮肚子，顿时胶皮肚子里注满了深蓝色的水。我很好奇，叔叔告诉我，这叫“自来水笔”，就是钢笔，写字用的。回家告母亲，母亲说那人“肚子里有墨水”。

我感到很好奇，用钢笔写字成了我儿时的梦想。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我用五毛多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。能用钢笔写字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“质”的飞跃，我肚子里总算有了墨水了。一般头天晚上临睡前将钢笔吸满一肚子墨水，按理说够用一天。不过，那时的钢笔“给力”不足，有时笔尖被堵塞，用力甩两下，则会甩出许多墨滴，造成浪费；也有时写字多了，墨水会用完。

钢笔没有了墨水，那时在上课期间是寻常的事儿。于是，就向左右或前后桌的同学借几滴。

借者理所当然，被借者慷慨大方，须知墨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也占据着家庭开支的比例呢。被借者拧开笔杆，胶皮肚子在上，笔尖朝下；借者则将自己的笔尖紧紧地对在其下面，上面小心翼翼地捏几下胶皮肚子，几滴墨水便顺着笔尖淌进了下面的笔管里。干涸的钢笔又能写字了。同学之间的情谊就在这几滴墨水里互相传递着，有时张三和李四弄别扭，但只要互借几滴墨水，片刻就化解了矛盾，两人的恩怨就被这几滴墨水冲淡得无影无踪。

如今，上小学五年级的外孙用钢笔已有三年的资历了，他说自己也是在“喝墨水”。不过，他的钢笔不用吸墨水，各种颜色的囊管一盒又一盒，用完了就换，干净又省事，而且还配有修正胶带，写错字可随手覆盖消除，不留痕迹。不像我们那时吸墨水，一不小心弄得满手是黑，写错了一擦，纸上就是一个窟窿。此外，还得不定期地将钢笔“大卸八块”，清洗笔尖、笔肚，以防堵塞不出水。

那些年究竟借了多少回墨水，已无法说得清楚了，但那些凝聚着纯真友情的墨水，让儿时的我们颇有一种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成人感。

岁月留痕

## 滋味绵长萝卜干

俗话说：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”。常吃萝卜具有降脂、软化血管、稳定血压、预防冠心病等功效，又因为时下讲究绿色环保，萝卜作为地道土生土长的蔬菜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。

小时妈妈经常做以萝卜为主的食物：萝卜汤、萝卜馅馍馍、萝卜干等，其中，萝卜干是我的最爱，尤其是妈妈做的萝卜干咸菜，是我最爱吃的。

说起这道菜，妈妈自有她的“秘法”心得，首先选材要用绿萝卜，妈妈说绿萝卜脆，做出的萝卜干咸菜口感好；接着将萝卜洗净，切成长5厘米、宽1厘米左右的长条形状；然后用盖帘或者簸箕放置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进行晾晒，隔段时间翻一下。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用自家产刚出土的成熟饱满、水分充足的绿萝卜，如果用放置时间长的“糠”萝卜，做出的萝卜干咸菜会逊色得多；再有就是晾晒的时间，一定要掌握好，晾晒太湿不容易久放，晾晒太干吃时会难嚼。

经过几次晾晒，萝卜块就变成萝卜干了，从最初很大一堆的萝卜块，最后只晒成一小撮儿。这时，妈妈会找来网眼比较细的网兜或者塑料袋将萝卜干放在里面，

搁置在房梁上的竹筐里，等到冬天就可以做一道可口的咸菜了。

初冬的一个早晨，妈妈取下竹筐，抓一把萝卜干，用水浸泡，直到萝卜干露出本来面目，最好泡时间长点儿，去除萝卜辣味，然后用手攥一攥，盛在碗里，放上花椒、大蒜，倒上酱油，最后放点味精，搅拌一下，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。

在那个营养匮乏的年代，妈妈每次做这道菜都让我和弟弟抢光。害得妈妈不敢常做这道菜，怕正长身体的我们吃咸菜落下“毛病”。

记得上中专时，由于家里生活拮据，吃不起学校食堂的菜，妈妈用玻璃瓶子装些拌好的萝卜干咸菜带着。因为怕同学笑话，有时我就把饭打回寝室就咸菜吃。时间长了，我单独吃“小灶”的习惯被同寝室的兄弟们发现，他们非要尝一口，谁知这一尝不要紧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也太美味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得大家来分享才对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我从家里带这道咸菜，就被寝室的兄弟们瓜分了。

无论求学还是成家后，每次回家吃饭时，妈妈都会端上她做的萝卜干咸菜，看到我津津有味地吃着，总是微笑地瞧着我吃，还不断提醒我：“少点吃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！”
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妈妈腌制时还放些芝麻、自制辣椒油等佐料，红色的辣椒，绿色的香菜，白色的萝卜，黑色的芝麻，外加辣椒油的香味，真是色香味绝佳的一道佐餐佳肴。我也曾依照妈妈的做法做过几次，但味道似乎总觉得差了点。差点什么呢，或许就是妈妈的味道吧！



乡土记忆

## 砍茬子

梁建军

十二三岁的时候，我在老家居住。到了深秋，青纱帐退出了大地，大多地里裸露出了黄土，少数地里剩一尺来高的玉米高粱的根部，那是农民割玉米高粱时留下的茬子。

村里割下的玉米、高粱秸秆要分给社员们，那是村里一年四季做饭引火用的柴火。茬子则让社员们随便砍，谁砍回去就是谁的。勤快的人都会去地里砍茬子，砍得多，柴火多，用起来就方便，还可省些煤炭。

姐姐那年在县城念高中，周六下午课少，下了课就走上来里回了村，帮爷爷奶奶干点活。周日早晨，姐姐早早起来去砍茬子，去得晚了就会被别人砍去。有一次，我也要跟着去，姐姐就给我找一把砍茬子的小镢头，再拿一根背茬子的粗麻绳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前一天，在回家的路上姐姐就看好了一片玉米茬子地，离村一里多地。砍茬子首选玉米茬子，比高粱茬子粗壮，好烧。

深秋的早晨，田野里撒落的庄稼秆、野草上结着一层白霜，村口的地里光秃秃的，茬子早被人们砍完，地里不时还看到积水的地方已结了薄冰。我们沿着乡村的小路急匆匆地向茬子地走去，一路上不见人影，走了一阵身上已不像刚出来时寒冷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地头。

我把绳子扔在地头，学着姐姐的样子，开始用镢头砍茬子。其实，是用镢头刨茬子，但不知为什么村里叫砍茬子。姐姐和我一人刨一行，姐姐弯腰挥镢头，一镢头下去就落在茬子的根部，往起一撬，用手一拽，茬子带着泥土就起来了，把茬子就地一扔，跨前一步就刨下一株。我用力刨下去，有的能刨起来，有的就要刨两三下。小手冻得红红的。姐姐说，刨吧，一会儿就不冷了。

果然，一会儿身上出汗了，手也不冷了。就这样我们刨了一片地，姐姐说，够了，多了也背不回去。我们就开始收拾，把玉米茬子两三株分别拿在左右手，相互一磕，把根须上的土抖净。全部抖完后一棵棵拾起，而后姐姐把绳子放成两股，一棵棵玉米茬子攥在绳子上，相互咬合，根须朝外，分别捆成两捆，大的姐姐背，小的我背。绳子捆好茬子时，留下两个扣，套在两个肩头上，露出两个绳头正好用手拽住，我蹲在地下，姐姐一扶茬子，我乘势站了起来。姐姐不用扶，一挺身就站起来了。

我们沿着原路往回走，这时陆续看到有的人往外走，村里升起了袅袅炊烟，人们做早饭了。回去后，要把茬子直接垛在窗户底下，自然风干，那年我们垛了一长溜，又能过一个暖冬了。



古城旧事

## 学武术

方仲平

“文革”那几年，学校不上课。一天下午，我的一个邻居下班回来在院子里练武术。我也喜欢武术，但不知去哪里找教练，看见邻居练武，我便趁他休息之时走过去和他聊天。邻居说，他自己跟车间的一位李师傅学习长拳，刚学了没几天，正在兴头上。第二天我和邻居一起找到李师傅，说明来意，愿意拜他为师学习长拳。李师傅个头不高，身材瘦小，话语不多，目光犀利。没费多大劲儿他就答应做我俩的武术教练，说好每周二下午在迎泽公园东门见面。

迎泽公园东门附近有很大一片空地，每天早上习武之人聚集在那里，切磋武艺，教学相长，一拨走了另一拨又来了。那些日子，我们对武术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，除了巩固复习已经学会的长拳外，我们还编制了一套武术学习计划，争取一年内学两套刀法、一套齐眉棍、一套鞭法、一套拳法，还有太极拳等都是我们想学的。我们学的第一套刀法的一招一式都是从一个圆脸光头那里“偷”来的，他在前面练刀法，我们好几个人在他后面跟着学，他练完了我们也学会了。

院里的几个女孩子想跟着我们练习武术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，但她们学了没两天就都纷纷退出了，主要是吃不了那个苦。起早贪黑不说，压腿就疼得让人受不了。

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，我和邻居制作了柳木大砍刀、白蜡木齐眉棍、不锈钢九节鞭。每逢休息日，我和邻居去公园练武时常常带着这些“兵器”，引来许多人羡慕的目光。